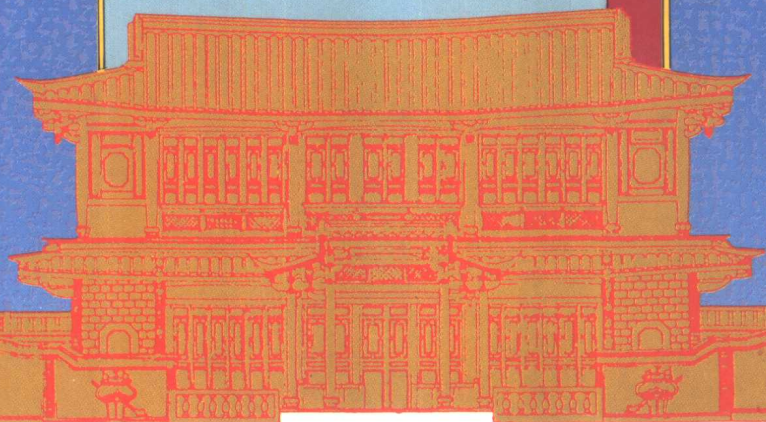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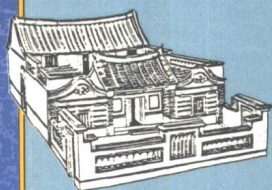


王鎮華／著

中國建築 備忘錄



學術叢書 ③④

中國建築備忘錄

王鎮華 著

時報出版公司印行

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學術叢書 ③④

中國建築備忘錄／王鎮華 著

發行人 儲京之

出版者 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
臺北市大理街一三二號／02-3066842

郵政劃撥 〇一〇三八五四—〇

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二一四號

印刷 胡氏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／02-3917597

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三月十日（計一刷）

二版二刷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一月一日

定價二〇〇元
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，請寄回調換

人民 57.00

事實仍然是寬寬的事實(代序)

傳統文化的際遇

整理平時筆記，收集到幾首詩，都是不同時間隨手記在紙片上的，合在一起，互相之間隱然有一脈絡：

古調雖自愛，
今人多不彈。

——劉長卿

蜂蝶紛紛過牆去，
却疑春色在鄰家。

——王駕

不眠憂戰伐，
無力正乾坤。

——杜甫

廟門燈火盡，
徘徊獨多時。

——王安石

直到目前，仍有數億人住在中國建築裏，但有關中國建築內容的瞭解，卻像冰山浮現的山頭，有待開發以及與別的學科整合之處實佔大部分。在這篇序裏，我想把這幾年，在當前的環境研究中國建築碰到的一些更基本的問題提出來，或許有助於整座山的早日浮現。這幾句詩，大概觸動了我內心相關的一些感受吧。「古調雖自愛，今人多不彈」文化的發展，原本有損有益，無需放棄的精華或主體竟隨現實被遺棄，這是傳統文化的際遇；「蜂蝶紛紛過牆去，卻疑春色在鄰家」清末以來的人心，這兩句算是抓到癢處的描寫了；「不眠憂戰伐，無力正乾坤」中西文化有形無形的衝突、爭論，有的人視為挑戰，樂之不疲，有的人覺得不必要，卻又憂之無益，不知如何化解；「廟門燈火盡，徘徊獨多時」趨勢雖然分明已去，無疑全性保真的深情者，在廟前徘徊不去。更有甚者，如王國維與梁巨川，以身殉之，雖不合

中國「明，不可息也」的「明夷（夷，傷也）」作法，但抉擇明志，真是緣盡情未了。這是整個傳統文化在時代環境中的境遇；也是習持傳統文化者的境遇。

缺乏共識各走極端

七年來，我接觸中國建築的體驗，似乎更鮮明的印證了這幾首不同時代的詩句。個人的感受不足論，建築上的爭辯本自然，但是爲什麼建築的兩極化，像是無法超越的障礙？仿西式與仿古式的建築，各走各的，判然雜陳；學校裏的師生，或注意國外理論與作品，或注意傳統建築，開闊並蓄的態度談談有之，在系務與設計作業上，實行者幾無，建築與理論的融合自然也就長期闕如。在各式各樣潮流的沖擊下，個人如何自處？不同路線的同行，彼此又如何相待？

也許不只建築界吧，由於不認真面對眼前的真實，不認識歷史有其客觀公平的交代，以致談什麼問題都掉進同一死胡同裏，出的毛病也一樣；這連帶影響到我們的生活、職業，總是飄浮在某一層面，而得不到真正價值上的肯定與滿足。這些現象反映了背後存有共同的問題——我們缺乏整體而長遠的各種人生共識，以及這種性質的制度做法；各行各業想得到、想不到的癥結，於是紛紛出籠，多少年來，我們渾似處在文化癥結的展示場上。

文化界的各種力量，總覺得在某種困惑中相減相除，那麼，自自然然相加相乘的情況，會是什麼情況？所謂橫有橫的整合，縱有縱的傳承。其實，人人都喜歡親切互益的相處，是

什麼因素阻礙了我們？

吸收外來文化的問題

外來文化的湧入已是不爭的事實，但我們自己的吸收始終未能做到「平正」的地步，這裏面的卑屈隱忍，固然不堪聞問，但不夠平實、缺乏消化調適所造成的後果，卻非常浪費學習者的心力，而一些習氣的影響尤其得不償失。例如由於「貴遠賤近」的心理，把人家事實上不怎麼的東西想的很重要，這種不到家的虛誇，不必多說了；在人家真正好的地方，往往卻又因想得太高太遠，看不到事實「有路可尋」的平實面，也就是功夫着力的地方，那種好自然就成了我們永不可及的「遙想」；又或把真正的好講得太深，所謂以深奧折服別人，這種好也成了我們無法傳播活用的「奧想」。這麼多年來，一方面，我們的建築在實用上已給人不切實的印象，另一方面，我們又蓋不出幾幢造形真美、觀念真行的建築，學院教育一味遙想與奧想，難辭其咎。

面對社會現實的問題

其次，面對自己社會的種種現實問題，需要平時累積觀察以及談話時專心誠意，才能深入，我們卻常因論者抓現成的角度（如強調所有人都強調的民主、自由、社會、輿論等）以

及怪整體的落後，問題的討論每每就癱瘓了。關於前者講現成話，胡適先生早年「多談問題，少談主義」的呼籲，仍被一種強大的聲音淹沒；余英時先生去年演講中「嚴格說，我們近代只有意識型態史，而沒有思想史」的痛陳，點出了這個巨大卻單薄的聲音是什麼。我們如何對抗這種通俗而未必契理的聲音呢？

「吸收外來文化」、「面對現實問題」有這些糾纏，已使情況相當複雜，但有更令人無力正乾坤的，那就是這個時代誤導出來的「個人的自我發燒」，以及傳統社會長期偏導產生的「價值觀的沉迷」。

個人的自我發燒

法國讀書雜誌選出最具影響力的學者，李維史陀說過，這是一個自發主義的時代，連許多受歡迎的哲學家、社會學家都「表現出『個人自發性』頭腦發熱現象，竟令人覺得不安於份和秩序是對立的了，而事實上不安於份應該誘發人們去尋找更深層次的秩序才對。」這個自發主義應指自我的發燒、作怪，與值得鼓勵的自動自發同源異流；人的自我潛能，正導與否，毫厘千里之謬竟至於是。本來爲了鼓勵自動自發，我們甚至要包容一些自我發燒，那是每個人成長過程中難免會有的，但當它由自發而外用，成爲社會的主流，沖毀了我們相當多人還是認爲必要遵守的紀律、原則時，日子就過得有點怪了，風氣所及，人人寧可脆弱的自己孤立起來，也不肯厚實的與別人溝通；自外於傳統居然成了時髦的英雄行徑，而自己的種

種卻又要人尊重望人承傳。

積非成是的價值觀

自我發燒雖然膨脹自己，未必與人相斥，有一種價值觀上的沉迷，最是曲折隱晦，在社會上造成各種難解的對立，令人防不勝防。

民國七年，國父寫心理建設自序時，即有感於思想革新一環最弱，當時急欲解開的結是「知之非艱，行之維艱」的成見，如今回顧溯源，中國人思想的價值觀念一項，長時間的積非成是，恐怕才是病根。人生在世，找個金飯碗走條容易路，原是人性之常「好逸惡勞」的心理，但是透過傳統變質的科舉與門第思想，卻將這種心理推到極致，腐蝕了價值觀念。科舉提拔人才、考試公平競爭原義都是好的，但是讀聖賢書幾經刻意安排，成了公然要人玩物喪志的做八股文，這對國人尊嚴的折損與心志的消磨，積累漸深，但這猶可察覺，變質的制度由整個社會的接受推動下，間接的養成了國人「一勞永逸」懶惰的價值觀，卻無形無臭，深入人心。

人生價值的高低，原本應由自己努力的多少決定，努力是爲了自己的人生意義能不斷開展；傳統社會「先行後獲即崇德」的價值觀，現代社會「以個人成就（包括事業與公益）爲報酬依準」的精神，基本上是與之一致的。不幸即便在今天，由於一般社會仍然習慣性的有「一勞永逸」的想法，我們自然把教育辦成了升學考試，把留學進修（尤其博士）看成了進

士出身，把傳統社會奔競、請託的風氣，變本加厲，發揮到「關係至上」的地步，而這一切我們社會習以為常，竟至不覺有異的地步。

一勞永逸到入主出奴

想一勞永逸者多自然真才實學者少，兩者惡性循環的後果是：不論走那種傳統路線，或那種外國路線，很容易「入主出奴」的對立起來。一個人，只要這種價值觀一進入心裏，是非之心就被委曲了——爲了生存與自以爲是的名位，當然自己所學的一套是不容懷疑的主，別人所學的一套是不足並論的奴——這時，他反而成了他所接受的知識與價值觀的奴隸。從好逸惡勞到一勞永逸、到入主出奴，這是多可怕的沉淪與迷失啊！

有了以上種種現象，加上臺灣人口密度的競爭壓力，時代變遷的失向快速，我們建築界的教書、做設計、建管執法、乃至業餘生活，如何能在平實和諧的氛圍中「自自然然相加相乘」？我們的生活缺乏興緻，露出倦怠，我們需要過一種豐潤、蘊藉、有餘地的生活。感覺它就在旁邊，卻又遙不可及。問題出在那裏呢？直覺上，客觀條件越是艱難，我們越需要一種整體而長遠的態度、行爲的紀律，才不致於自亂腳步，確保生活的品質——這乃是文化所要處理的一種問題。就像交通秩序之於擁擠混亂的交通狀況一樣，有點智慧的民族早晚必要覺悟；只是這種文化態度比較交通秩序，問題更大，性質更複雜。多年來，無論在私下談論或公開座談，遇到不少如上的幻想、糾纏、發燒、對立，我幾乎已放棄解法的尋求。

※

※

※

進步的保留態度

幾年前，讀到一位美國建築師范求利的一句話：「不下決斷的態度是令人尊敬，而且相當前進的」很有感覺，但還不盡意，最近，我從一位學生的話裏，聽到了在我心中呼之欲出的一個對待文化相涵、時代遽變的態度——進步的保留態度。

進步，容易瞭解：西方要求「創新」，中國要求「日新」，涵義有所不同，但在進步這一點上是相同的。保留是什麼呢？

肯定否定要保留，以免無趣

我們的生活之所以覺得乾乾的，既明知缺乏文化的滋潤，又似覺中西文化全不管用，其實，是因為我們只活在自己的否定或肯定裏，中西文化全被我們「想當然耳」的否定肯定架空了。老子說：「前識者，道之華而愚之始，是以大丈夫處其厚，不居其薄，處其實，不居其華。」單調的是我們自己的前識（不實的肯定否定），而非人生，更非文化。肯定否定至少應以自己接觸過、瞭解到的範圍為限，有七分瞭解不說八分話；有此保留態度，我覺得中西文化真正的面貌才會浮現出來，我們隨着接觸與瞭解，一點一點開發，與實際體驗印證，這樣的生活自然趣味悠長，而日益豐盈。

對自己的文化，不懂就否定固然不肖，略懂就肯定同樣危險，會害後來者以為中國文化跟他一樣不實。肯定否定豈是「肯定就好否定就壞」？多少窒息文化的事實，都是肯定文化者有意無意做出來的，你我不能不警惕。唯有忠於事實，文化才有正大的開展。

融合的答案也要保留

保留，在肯定否定上要保留，在融合中西的「尋求答案」上也要保留。有幾分接觸幾分瞭解，做幾分融合的嘗試，就說是幾分的答案（答案之一），這種態度最能鼓舞嘗試，反之，利用大眾與中西傳統的隔閡，把自己擋在別人與傳統之間，最是行「私」有恥。做過、嘗試過、努力過的人都知道，畢竟——「收穫是豐盛的，只是耕作的人太少」！

中西兩大文化融合的景象，以江河匯流比喻，原應前段萬流奔騰，後段漸趨交融齊赴；無奈時勢苦難，發展屢受扼抑偏導。融合嘗試的路線，或以傳統為主，或以外來文化為主，加上個人生活經歷的不同信持，在兩大類之間，原可呈現活活潑潑無數多樣的路線，然而，我們在嘗試上似乎也遭遇兩難的困擾。

以西方為主的融合路線*

建築界的作品大體是以模仿西方為主的，這是西式建築教育自然的結果。以西方為主融

合傳統的作品，姑不論商業、政治的左右，由於缺乏教育、社會的有力配合，而只是個人勉力而為的東西，嘗試的層面多限於形式，方向也不多；任何這類作品一蓋出來，真懂一點傳統或西方建築的人，就會說不道地，還差很遠。你若贊成，豈不膚淺？然而，某些客觀情況與主觀感情上我們需要「新的中國現代建築」，例如「十九縣市的文化中心」、「國際間都市建築評論上自我神貌的缺乏」等，建築師們雖然在學校學不到什麼中國建築，做起設計力難從心，但不得不試，這樣的大前提你又能苛求什麼？其中分寸，真是言難。舉例來說，落實到圓山大飯店的例子，你贊成或反對？國父紀念館呢？文建會辦公室、以及剛落成的大安國宅呢？十之八九，贊成挨罵，反對也挨罵。一般人與建築人看法不同，建築人之間也難得權衡平議；處在文化變遷中的人，做人就這麼難？有保留態度呢？

保留態度喜歡先就具體的某些點討論，先瞭解別人在融合上下了那些工夫，用心之處在那裏，而觀者居住者直接的感覺如何……這些都考慮過，贊成或反對有時已不成問題，反之，遽下決斷贊成反對，實在沒有意義。除非真懂，否則只好據實作有程度的贊成或反對了。

以傳統為主的融合路線

除了各地濫建的新廟，建築很少像國畫、平劇等，從傳統格局出發的例子。以傳統為主融合其他養分的路線，常遭遇兩種情況：(一)以為試新與守成必須二選一，守成幾乎是沒有價

值的。例如在現代生活中，還畫宋元山水，唱崑曲票戲，我們總覺得怪怪的。(二)勇於面對傳統藝術規模，深入打好基礎，再從上自然發展者，在我們缺乏傳統藝術薰習的社會也沒什麼地位，反之，以國畫為例，雖不深入筆墨氣韻但能掌握表象的形色，略帶一般人以為的新意者，卻頗能號稱「帶動中國藝術走入新的境界」。上述畫宋元山水的畫家，也嘗試描寫臺灣的蛙潭煙竹、阿里山林氣等，想為國畫跨出新的一小步，但國畫革新者的地位一般人會認為是現代水墨畫家，後者顯然較受社會重視。這實在又是一種意識型態之爭，而無關藝術的真相。

精於古藝也是人間國寶

當我們走進國畫平劇的領域，瞭解了一些它們的品味、特質，或直接欣賞一幅好畫、一齣好戲，我們不難承認它們的成熟與完整達到一定的水準。我曾經看過一場哈元章、馬元亮、孫元坡同臺演出的慶頂珠，不懂平劇的我居然感覺自己福份不淺，得睹這樣搭配的戲，從國軍文藝中心走出來，心想即便與西方大型歌劇比較，也毫不遜色。如此淋漓盡致的傳統，我們應該讓幾個劇校好好保存下來，隨時能演出一流的水準。同樣的，誰要是能畫出宋畫對自然的深入，得其沉靜中的生動，我們非但不應覺得怪怪的，反應視為「人間國寶」。精於古藝與不合時宜不必是一件事。

大膽試新仍可守成

至於進一步求創新者，老實說，國畫平劇的「精益求精」與大幅度的「另闢蹊徑」同樣不容易，但都值得試。國畫方面，像高一峯、早期的劉國松等，國劇方面像海軍豫劇隊、雅音小集等，求新的內容暫且不論，未經媒體炒熱者，根本得不到社會的注意，受到注意者，行內的評價，意見就很不一樣，社會大眾又如何適從呢。求精求新在保留態度而言，只覺這條路上行人太少了，我們希望看到更多、更大膽的嘗試。破格越軌、天翻地覆只要試者誠心覺得需要就可好好去試，但這並不意味否定傳統，而且精美豐富的古典藝術仍要保存在那兒——試新與守成不必是二選一的關係。保留態度對傳統如此，對未來也如此，有最大的包容性，給人餘地而不排斥，但是它又絕不苟且，它最看不起硬說強解的厚顏作風。

各正其位的社會

只要認真而努力的在做事，基本上就應對別人的選擇與工作尊重，而且，不管別人某一時期走那一路線，不要輕易的將人歸類判定，在成長上，尤其文化會通上，大家都需要多次蛻變與突破，彼此何必因一時的不同而長久不合，我們應得到長久可能的相通，而做到時時的相容。我希望保留態度有助於這種關係的建立。有了相容的關係，我們才能共同找出自己現實社會的問題；面對真正的問題，我們會發現別人的重要，因為真問題沒有不需羣策羣

力的，這時，我們社會渴望的「各正其位」才有着落。

有大開才有大闢，中西文化都尚未進入另一大開的盛況，怎麼會有大闢？我們往往對尋求融合的答案，無甚信心，其實是沒有耐心，若有保留態度，信心就落實在做的上面了。

開放的心態與復原的文化

對文化，保留態度提供的是一種復原作用；對個人，保留態度確保了開放心態。我真心希望這種謙虛、不沾染絲毫奴性、頗有文化厚度的氣質，能成為我們現代人的天性一樣，使我們的人際溫厚起來，使我們的社會洋溢着學習、成長的愉悅。

文化在時代中的際遇，也有逆境與順境，但真在實行的人卻比順境更珍貴。最後有二句詩，可以放在這裏，做一結尾：

平蕪盡處是春山，
行人更在春山外。

——歐陽修

*

融合一詞，當然與未經消化的形式上的「折衷」不同，但它很容易給人一種印象，以為新文化必須經由不同文化的調合才能產生。事實上，新文化可以從自己既有傳統「創造的轉化」出來，可以從外來文化的吸收產生，也可以兩者兼之。進一步，這個名詞似乎暗示新文化必須從溫故（回顧，甚至做點追根溯源的學問）才能創新。事實上也不必然，新文化（新的有意義的生活方式）可以從中西傳統中轉化出來，也可以從直接的、樸素的生活需要與經驗中產生。總之，本文用這個字並無上述兩種限制性的含意。對文化而言，每一個有生命的人都是文化的轉遞者與創新者，可以直接從生活以自己的努力創繼文化；傳統、外來文化、回顧前人經驗、做學問等，除了「累積」所凸顯的整體上的價值，它們本身的價值也是在當時從生活努力中產生的。

聯合報副刊 73 年 3 月 16 日
明道文藝 73 年 4 月轉載